

印順法師的阿含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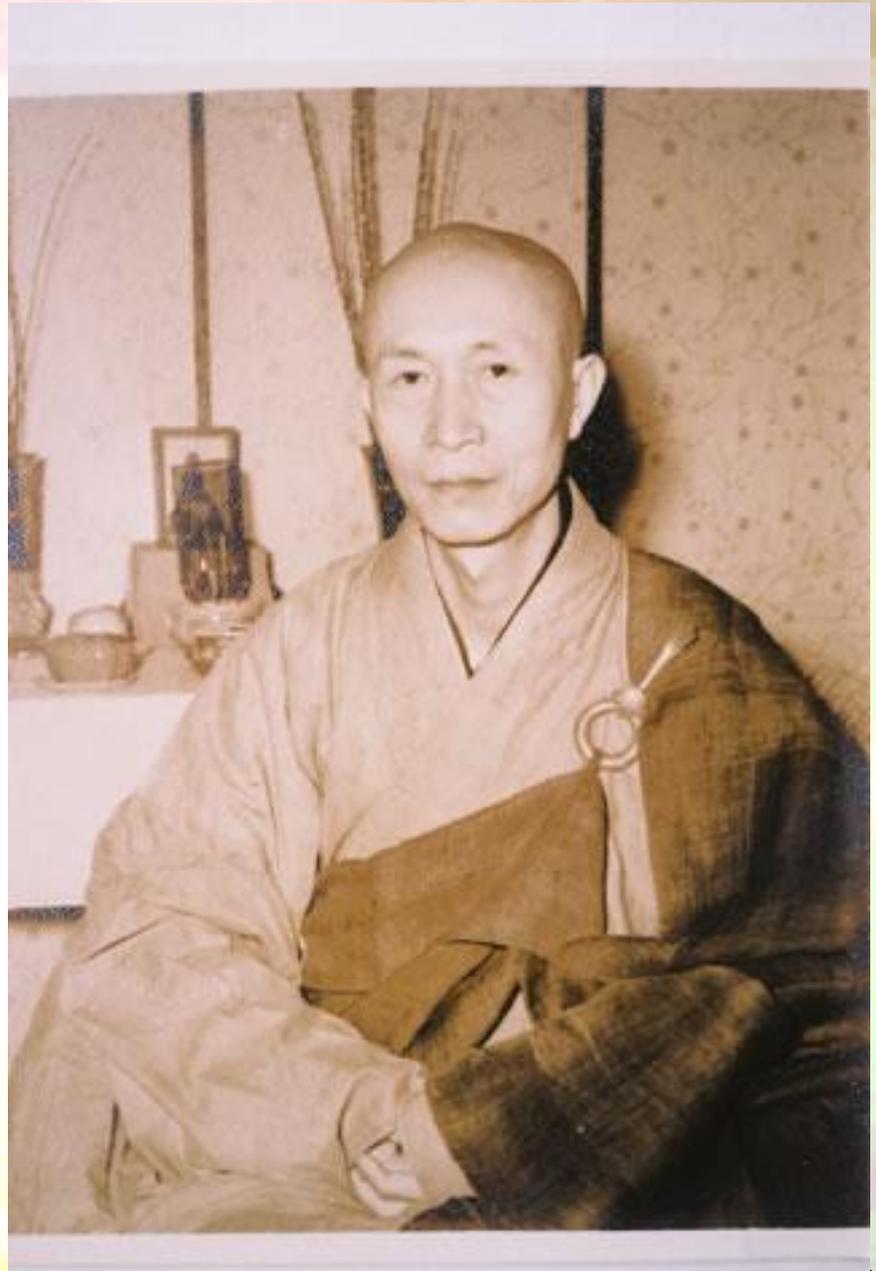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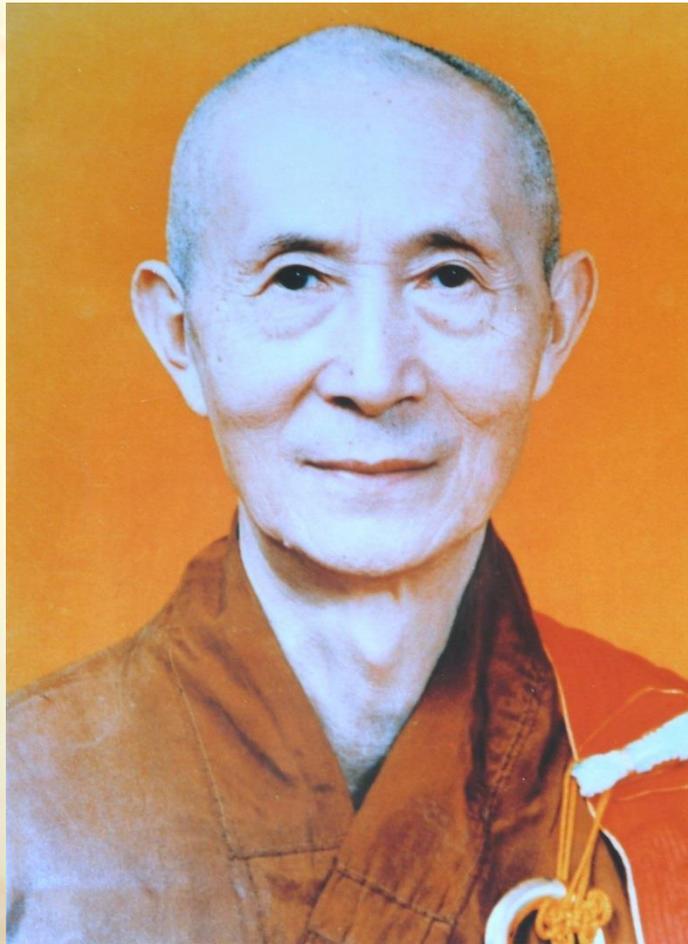


報告人：侯坤宏

時間：2018年11月10日下午

地點：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

印順法師



印順法師



講說大綱

- 壹、前言
- 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（相關出版品）
- 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
等之關係
- 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- 伍、結語

壹、前言

一、感謝邀請

→→宏印法師推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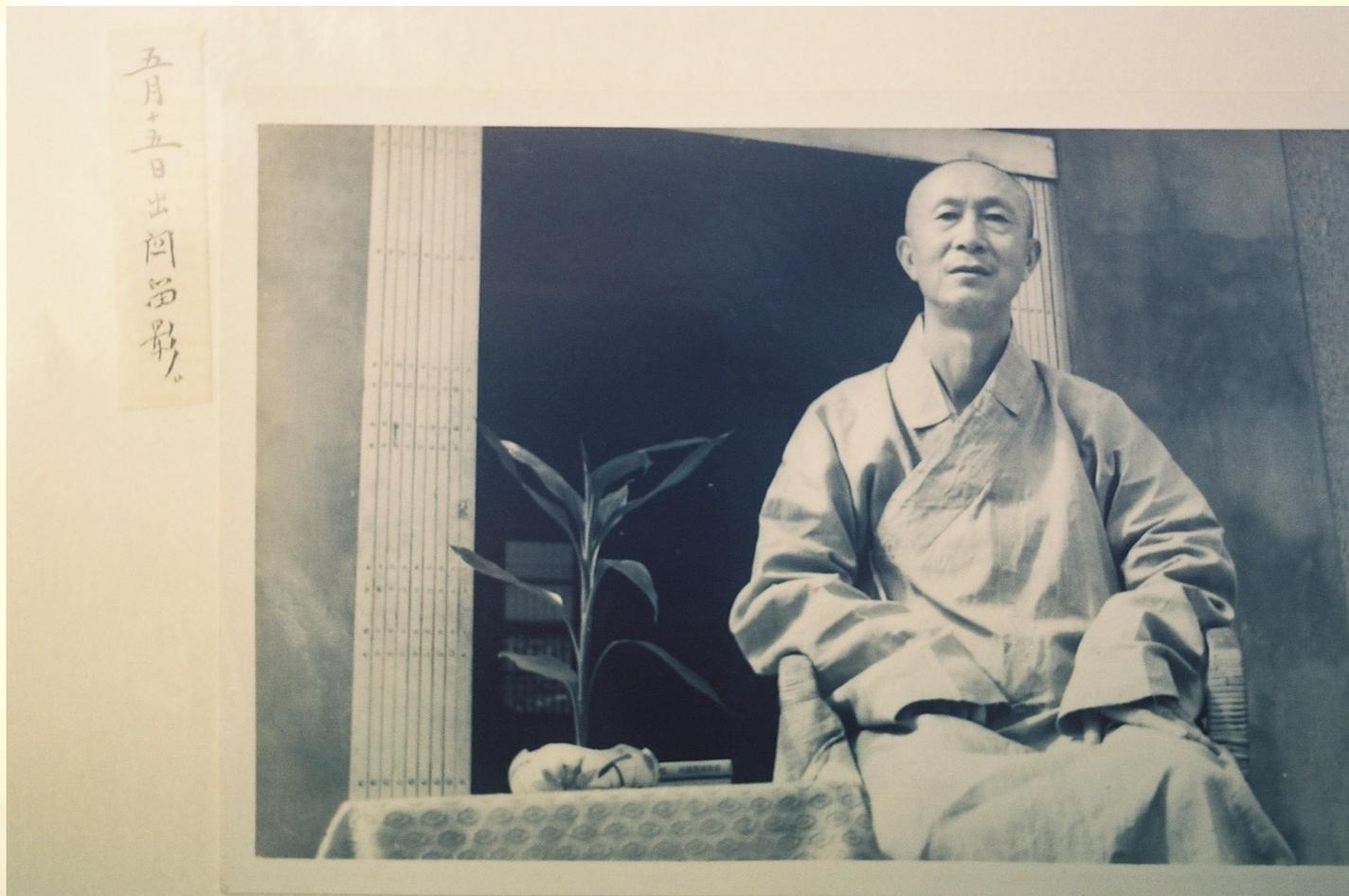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為什麼要談「印順法師的阿含觀」？

→→「佛滅一百年以後，佛教才開始顯著的分化。一般人，稱這分化了的佛教為部派佛教，分化以前的佛教為原始佛教。原始，只是說這一期的佛教，在理論上、制度上，不論那一方面，都比較要來得切近佛教的原始態。研究原始佛教，自然要依據《阿含》和《毘奈耶》（律）。」（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1~2）

印順法師的著作

- 一、編輯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（65冊）、《太虛大師選集》（3冊）、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（3冊）、《法海微波》（1冊）。
- 二、撰寫《妙雲集》（24冊，內有《佛法概論》）、《華雨集》（5冊）與《永光集》（1冊）。
- 三、《印度之佛教》、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、《中國禪宗史——從印度禪到中華禪》、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、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、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、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等專書。

妙雲蘭若出關留影



嘉義佛教會弘法

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 (「阿含講要」)

印順法師說：「三十三年秋，我在北碚漢藏教理院，講「阿含講要」，十三講而止。講稿陸續發表於《海潮音》，由於文字通俗，得到讀者不少的同情，但這還是沒有完成的殘稿。今春講學廈島，才將原稿的十三講，除去第一講「阿含經的判攝」，把其餘的修正補充而重編為九章，即今第三章到十二章。其中第七章，是採用舊作「行為的價值與生命」而改寫的。前面又補寫緒言與初二章，略論佛法的根本——三寶。又寫了十三章到二十章——八章，說明學佛者淺深不等的行證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a1）

→→「大師評為海刊一年的佳作，給了我獎金。」

→→→→「三十八年（四十四歲），住廈門南普陀寺。將「阿含講要」改編補充為《佛法概論》，為大覺講社的課本。到了夏末，到香港。就在十月裡，得妙欽的資助，《佛法概論》在香港出版。」（《華雨香雲》，p132）

→→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弘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，這才能使佛光普照這現代的黑暗人間。我從這樣的立場來講阿含經，不是看作小乘的，也不是看作原始的。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！為了避免一般的——以阿含經為小乘的誤解，所以改題為《佛法概論》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a2）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佛法概論事件)

- 「佛法概論事件」的導火線是印順法師的〈大乘是佛說論〉被圓明法師過分吹噓誤用。
- 先是，到日本留學的圓明法師在一次寫作中提到，要臺灣的法師們，向印順學習。而引起當時佛教界對圓明的圍剿，其後並由中佛會（時會長為章嘉、秘書長為吳仲行）通知各雜誌，不得再登載圓明的文章。這是印順法師蒙難的**首部曲**。隨後，汐止彌勒內院的慈航法師，在關中寫了〈假如沒有大乘〉，這是**第二部曲**。
- 第三部曲**是1953年12月初8晚，在善導寺有一小型集會，印順、白聖、南亭等法師，以及吳仲行、周子慎等人到會。秘書長**吳仲行**往桌上一拍，並說「為共產黨鋪路」，結束這場集會。緊接著是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發佈消息，說印順所著《佛法概論》，內容歪曲佛教教義，隱含為共匪宣傳毒素，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。
- 印順法師在「佛法概論事件」的冤案中，雖沒有人去盤問過他，也沒有被傳詢、被逮捕，印順申請再審查，雖還是理直氣壯，但在修正時，卻自認「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，文字或有出入」。事後他自責的說：「**我是那樣的懦弱，那樣的平凡，我不能忠於佛法，不能忠於所學，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。我不但身體衰弱，心靈也不夠堅強。這樣的身心無力，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中，我能有什麼作為呢！空過一生，於佛教無補，辜負當年學友們對我的熱誠！這是最傷心的，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！**」

印順法師在善導寺

十月十五日善導寺藥師法會



太虛大師



太虛大師



四川北碚縉雲山松柏精舍



世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碑記



臺虛太峰獅子山雲縉

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二、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

→→ 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(三冊)，1983年9月出版。「這是《雜阿含經》與《瑜伽師地論·攝事分》(解說抉擇契經部分)的會編，不能說是我的作品，但所費的心力、時間不少。「經」方面，次第倒亂的，缺佚而以餘經編入湊數的，都從研究中改正過來。「論」方面，有有論而沒有經的，經研考而知是出於《中阿含經》，也有屬於《長阿含經》的；也就因此論定為本來是附編於《雜阿含經》，後來才編入《中》、《長阿含經》的。另外又寫了一篇《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》(約四萬伍千字)，附編在卷首。」(《平凡的一生(重訂本)》，p184-185)

→→ 1923年支那內學院呂澂發表『雜阿含經刊定記』，證明『瑜伽師地論攝事分』的「契經事擇攝」，實為《雜阿含經》主體的本母——摩呬理迦。論文從卷八五到九八，凡一四卷；依論義對讀經文，經文應有二二卷，但一卷已經佚失，只存二一卷。這樣的經論對讀，《雜阿含經》主體的分部與次第，總算已充分的明了出來。日本昭和十年(西元1935年)出版的《國譯一切經》，《新訂雜阿含經》，繼承姉崎正治的考校分部(論文發表於西元1908年)，沒有能重視中國學者研究的業績，在部類次第上，仍不免有所倒亂！」(《雜阿含經論會編(上)》，pb2~b3)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- 姉崎正治的考校論文發表於西元1908年
- 漢譯《雜阿含經》近年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，被視為初期佛經之一，文獻價值絕不遜於巴利語藏經，更可藉對讀追溯更原始的佛理。漢譯本主要有三種，唯劉宋譯本最完備，但次第已亂。呂澂、印順等人，依據經文內容和《瑜伽師地論》等記載重組，印順更重新編成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，成為漢語佛學界的常用書。
- 其實，日本學者姉崎正治（1873-1949）早已嘗試恢復宋譯本的原貌，其方法和用語為後來者所承襲。早期漢譯佛典的源頭語是梵語、佛教混合梵語（Buddhist Hybrid Sanskrit）、吐火羅語（Tocharian）、粟特語（Sogdian），抑或是犍陀羅語（Gāndhārī），眾說紛紜，迄今仍無定論。姉崎正治經對比漢巴藏經，敏銳地指出漢巴藏經來自一源，是「兄弟」或「遠親」；漢譯《阿含經》非譯自巴利藏經，其原文或是近於巴利語的一種古印度語。姉崎正治率先嘗試還原宋譯本，整理出不同的誦、部，並仔細計算經數，不少做法和名目都為呂澂和印順所襲用，可謂「孤明先發」。（屈大成：〈姉崎正治有關《雜阿含》整編之研究〉，《圓光佛學學報》，第26期，p155-180）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二、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

→→ 印順法師說：「我編印了這部『雜阿含經論會編』。一、經論（先經後論）比對合編；二、分別部類，依「修多羅」、「祇夜」、「記說」的次第，分全經為七誦、五十一相應；三、校正衍文與訛字；四、採用新式標點；五、經前附入拙作的『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』，說明『雜阿含經』的部類，與會編的種種問題（讀者可先讀此文）。我想，這對於探究佛教的原始法義，發心閱讀漢譯『雜阿含經』的，會給予多少方便的。」（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，pb2》）

→→ 「教典的輯集傳誦，始於佛陀住世的時代，佛滅而後廣泛的結集出來。最初集成的，是（相應）修多羅，分為「四品」——蘊品、處品、因緣品、道品。其後，增入祇夜、記說，即『雜（相應）阿含』部分。又依『雜阿含』，補充、分編為「四阿含經」——『雜阿含』、『中阿含』、『長阿含』、『增壹阿含』。雖然南傳的巴利藏，加『小部』而為五部，或名五阿含，但這只是一部派的傳說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230》）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佛入滅百年頃，佛所說法，已集成『雜』（相應）、『中』、『長』、『增一』——四阿含經，或加『雜』為五部。經文隨機散說，或綜集條理之，辨析精嚴，重「阿毘達磨論」，為上座系；或隨文貫攝融通者，為大眾系；學風異而宗派生焉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291）
- 「佛滅不久，佛教界開始結集聖典。到阿育王時，四阿含經與廣律，大體凝定，為佛教界所公認。四阿含法義的闡揚，佛弟子有了不同的論義，分為舍利弗的阿毘曇系（上座部所本），迦旃延的毘勒系（大眾部所本）。由於阿育王的信佛，及推動國際布教運動，使佛教向印度的東南與西北發展，促成佛教部派的急劇分化。」（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218-219）
- 「現存的「五部」與「四阿含」，都存有部派的色彩。不同的部派，有不同誦本的經典；都是「依自阿笈摩」而成立自宗的。我們相信，在師資傳承中，當獨立而成為一宗時，對於經律，都會有一番結集與整理的；一宗的經與律，也就大體凝定。但同一部派，傳承得久了，或化區太廣大了，內部會有不同的學系（可能發展而成為另一宗派），所傳也就多少有所差異。所以同一部派的聖典，在組織上，教相上，會多少有些不同的。論斷某一聖典為屬於某一部派，應著重大體，不能因枝末而異議的。」（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464）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『雜阿含經』(即『相應阿含』，『相應部』)，是佛教界早期結集的聖典，代表了釋尊在世時期的佛法實態。佛法是簡要的，平實中正的，以修行為主，依世間而覺悟世間，實現出世的理想——涅槃。在流傳世間的佛教聖典中，這是教法的根源，後來的部派分化，甚至大乘「中觀」與「瑜伽」的深義，都可以從本經而發見其淵源。這應該是每一位修學佛法者所應該閱讀探究的聖典。」(《雜阿含經論會編(上)》，p1)

→→「初期集成的《阿含經》，原有一合理的意見，即佛法是不限於佛說的。佛弟子間的自相問答，或與外道辯論，甚至傳說的梵天、帝釋等說，既無釋尊在場，也不曾經過釋尊的審定，都編集在《阿含經》中。」(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169)

貳、印順法師阿含經研究成果介紹

(編輯《雜阿含經論會編》)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從佛法的特質與佛陀的本懷說，從**本生談等而來的大乘，是更正確更深刻的開顯了佛法。這本是《阿含經》以來的一貫傾向。**」(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166)
- 「從大乘與學派的佛教，阿含與廣律等而論究起來，**大乘佛法的湧現，實為本著釋尊正覺內容而作新的適應。**」(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166)
- 「《長含》與《增一阿含》是怎樣接近大乘呀！所以，我以為**大乘思想的胚胎，在分裂前已經存在。**吠舍離結集，促成二部的分裂。分別說系重《長含》，大眾系重《增一阿含》，這豈是無所謂的！從此，初期佛教的聖典，已達到凝固的階段。儘管出入不同，已不許隨便更張。佛教界漸用文字記錄，該是重要的理由。當時的**佛教，已移入菩薩傾向的聲聞分流時代了。**」(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180)

福嚴精舍上課



福嚴精舍

福嚴度
年新年
共歡三
頓

43



與續明、幻生、印海、仁俊、常覺等合影

二月
福嚴精舍
合影

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大乘龍樹的《中觀論》，彌勒的《瑜伽論》，都引證這《阿含經》的教授，來說明諸法的真實相，所以這一教授，在抉擇佛法的緣起正見中，有著無比的重要性。」（《成佛之道》，p211）

→→「聲聞學者或明我空，或明法空，思想都直接出於阿含，這是不用說了。就是大乘學者，如龍樹、無著他們所顯了的空義，也有出於阿含的。如龍樹《中論》裡，引《虛誑妄取經》及《化迦旃延經》以明空；《十二門論》引《裸形迦葉經》以明空；《大智度論》三門中的空門，全引阿含；四悉檀中的第一義悉檀，即根據《小部》的《義品》（《智論》譯為《眾義經》）而說明的。無著師資的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不但〈聞、思地〉都依據阿含，〈菩薩地·真實義品〉所引的三種經，除《轉有經》而外，《義品》與《迦旃延經》，也都是出於阿含的。阿含是古代大小乘學者的共同依據，空義有一切理論的共同本源（有人說阿含明有，那是很錯誤的）。源淨而後流淳，研究空義的人，對這根本教源的阿含，應該如何的注意！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15-16）

印順法師的大乘佛法三系說

- 一、印順法師於民國30年，創大乘佛法三系說：三系指（性空唯名、虛妄唯識與真常唯心），與太虛大師所判的（法性空慧宗、法相唯識宗、法界圓覺宗）的次第相同。
- 二、印順法師對真常唯心論，有微詞，因真常唯心末流，其弊特多。在他看來：屬於印度後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思想，是一種偏離佛法本意的思想逆流，自不如原始佛法與初期大乘佛法。
- 三、印順法師指出，如來藏說是中國佛學的主流。中國佛教徒一說到如來藏，便想到一切眾生有佛性，可以成佛，如來藏成為佛教的核心教義。可以說，離開如來藏，即不能顯示佛法的深廣圓妙。

◎◎中國佛教繼承了印度後期真常大乘佛教的特色。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『如來藏之研究』中說：「緣起與空，唯識熏變，在阿含經與部派佛教中，發見其淵源；而如來藏（即佛性）說，卻是佛教的大乘不共法，是別教」。這是說：中觀者的緣起性空，瑜伽行者的唯識熏變，是淵源於「阿含」及部派佛教的；而如來藏，我，是後起的。如依大乘經說，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同一意義，那自性清淨心就是『阿含經』說的心性本淨，也有古說的依據了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三冊，p139）

→→「緣起是說一切法皆依因託緣而生起、而存在，沒有一法是無因而自性有的。這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特別的揭示出來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6-7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- 一、中觀學（性空唯名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- 二、唯識學（虛妄唯識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- 三、如來藏說（真常唯心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- 四、華嚴唯心論與《阿含經》
- 五、「念佛」與《阿含經》
- 六、小結——《阿含經》是一切佛法的總根源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一、中觀學（性空唯名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探求龍樹緣起、空、中道的深義，主要的當然在《中論》。《中論》的中道說，我有一根本的理解——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邃廣博的理論，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，掘發《阿含經》的真義。這是說：緣起、空、中道，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，但這不是離了《阿含經》而獨有的，這實是《阿含經》的本意，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，沒有悟解罷了。所以，《中論》是《阿含經》的通論，是通論《阿含經》的根本思想，抉擇《阿含經》的本意所在。」（《中觀今論》，p18）
- 「《中觀論》論究的法相，是《阿含經》，從頭至尾，都是顯示釋尊的根本教法。釋尊開示所悟的如實法；論主即依經作論，如實的顯示出來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311）
- 「側重聲聞的《阿含經》，不大多說空，多說緣起的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。本論依《般若經》等，側重法空；也就是以《阿含經》的真義，評判一般有所得聲聞學者的見解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29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一、中觀學（性空唯名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《中論》的抉擇《阿含經》義；《智論》的引佛為長爪梵志說法，《眾義經》偈等來明第一義諦，不是呵斥聲聞，不是偏讚大乘，是引導學者復歸於釋尊本義的運動。唯有從這樣的思想中，能看出大小乘的分化由來，能**指斥**那些畸形發展而遺失釋尊本義的**亂說**！」（《中觀今論》，pa4-5）
- 「印度大乘之學，植基於《阿含》，弘廣於《般若》，經續紛陳，難可詳究。其能抉擇而顯了之者，中觀與唯識尚矣！晚期鎔鑄為真心說，始漸異從來之學。傳入我國，真常唯心之說獨張。隋唐間異采紛呈，成八宗之瑰奇。」（《華雨香雲》，p249）
- 「依**中道**而說的**緣起**，可以遣離二邊邪執，這是《雜阿含經》處處可見的。如卷一二依緣起說不一不異，說不常不斷，卷一三依緣起說不來不去，卷七依緣起說不有不無（《中觀論》的「**八不中道**」，就是將《雜阿含》所說的加以**總集**）。」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148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一、中觀學（性空唯名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緣起性空，是《阿含經》的本義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252）

→→「依性空者的意見，無一法可取的無相義，實是《阿含經》的本義。」
（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284）

→→「性空」，根原於阿含經，孕育於部派的（廣義的）阿毘曇論；大乘空相應經，開始發展出雄渾博大的深觀；聖龍樹承受了初期大乘，主要是《般若經》的「大分深義」，直探阿含經的本義，抉擇阿毘曇，樹立中道的性空（唯名）論。所以，不讀大乘空相應經與《中論》，難於如實悟解性空的真義；不上尋阿含與毘曇，也就不能知性空的源遠流長，不知性空的緣起中道，確為根本佛教的心髓。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1-2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二、唯識學（虛妄唯識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唯識思想的源泉，應從《阿含經》去探索，因為四阿含是大小乘共信的，公開流行的時期也比較早（《雜阿含經》是更古典的）。要從「四阿含」裡，抉出唯識的先驅思想，這對於阿含思想的中心，有先加認識的必要。」（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4）
- 「《阿含經》裡，也有阿賴耶名，可解說為著落處；依處、窟宅、家、藏，都是同一意義，這是無始生死流轉的根據處。《阿含經》說：『眾生愛阿賴耶、樂阿賴耶、憙阿賴耶』；或說：『起欲、起貪、起親、起愛、起阿賴耶、起尼延底、起耽著』。阿賴耶的著落處，實與愛取的染著義相近。染著，實為三界生死流轉的根源。不過，**《阿含經》只稱為阿賴耶，而不名為阿賴耶識。名阿賴耶識，這要到大乘經裡才有。**名詞的定義，本是不很確定，隨時隨地而多有變化的；由於使用的習慣不同，所以阿賴耶識，古人也有不同的解說，這不能專宗一家而抹煞一切的。」（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89-90）
- 「在唯識學者的眼光看來，染淨由心，就是唯識的思想。像《成唯識論》五教十理證明阿賴耶的時候，便引證到《阿含經》的「心雜染故有情雜染，心清淨故有情清淨」（見論卷四）；「雜染清淨諸法種子之所集起，故名為心」（見論卷三）。這樣看來，「由心所造」、「隨心所變」的**唯識思想，是啟發於原始佛教的緣起論**，極為明白。」（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35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二、唯識學（虛妄唯識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西元四世紀初，立足於緣起法相有的北方學者彌勒，也同樣的尊重《阿含經》。他的思想，由他的弟子無著，編集為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這是從說一切有系的思想中，接受大乘空義而綜貫、解說他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36）

→→「《瑜伽師地論》分為五分：「本地分」，「攝抉擇分」，「攝釋分」，「攝異門分」，「攝事分」。「本地分」是根本的，分為十七地，所以我國起初傳說為『十七地論』。「攝抉擇分」是抉擇「本地分」的。「攝釋分」與「攝異門分」，是對『阿含經』教體等的解釋，及經中以不同名字來表達同一內容的解說。「攝事分」是「經」（『雜阿含經』的「修多羅」部分）與「律」的摩怛理迦——本母。」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241-242）

→→「種子，《阿含經》早有明文，像「識種」、「心種」、「五種子」，各派都承認它是佛說（解說有出入）。像大乘唯識學的種子說，原始佛教是沒有的。這要經過學派的辨析，要有部異師與經部合作，才積極的發達起來。所以，一直到了大乘教中，還充滿有部系的色彩。」（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127-128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二、唯識學（虛妄唯識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《十七地論》為《瑜伽師地論》五分之一，傳彌勒之學也。源本阿含，通賅論義，普為三乘，而宏闡菩薩之正道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五冊，p219-220）
- 「《成唯識論》成立別有阿賴耶識，五教依於大經，十理並探阿含；經說心性本淨，依心空理所顯真如，或約心體非煩惱說；如來四智菩提，生滅而非常住。宗《瑜伽》而詳唯識，法義純淨，而常心、真我、欲為方便之說遠矣！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五冊，p221）
- 「《成唯識論》不說如來藏，以「心之空性」說心性本淨，是世親《唯識三十論》的立場，符順於彌勒《瑜伽師地論》的本義。《成唯識論》的內容，極其廣大，辨析極其精密。雖攝取了眾師的異說，種種論義，而對彌勒的瑜伽唯識來說，是極其純正的！這部代表西元七世紀初，唯識大乘正義的聖典；貫通《阿含》，《般若》，而沒有轉化為本體論的聖典，留下了永久不朽的價值！」（《華雨香雲》，p229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三、如來藏說（真常唯心論）與《阿含經》

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**心清淨**而與**客塵煩惱**發生關係，是如來藏說的重要理論，不能不說是淵源於《阿含經》的！」（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69）

→→「抗戰期間，我寫了《唯識學探源》，《性空學探源》二書。為了探求大乘三系的淵源，還想寫一部《如來藏學探源》，由於抗戰結束了，種種因緣，沒有能寫出。來臺灣以後，在經論的探求中，才理解到：緣起與空，唯識熏變，在《阿含經》與部派佛教中，發見其淵源，而**如來藏（即佛性）說**，卻是**大乘佛教的不共法，是「別教」**。在如來藏說的開展中，與《阿含經》說的「心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相結合，而如來藏的原始說，是真我。」（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a1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四、華嚴唯心論與《阿含經》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〇・二六七經）說：「比丘！我不見一色種種如斑色鳥，心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心種種故色種種。是故比丘！當善思惟觀察於心。……譬如畫師、畫師弟子，善治素地，具眾彩色，隨意圖畫種種像類」。色法的所以有種種，由於內心的種種。如不從緣起論的體系中去理解，那必然的會感覺到本經是明顯的唯識論。尤其是畫師畫圖的比喻，使我們聯想到《華嚴經》的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蘊……無法而不造」。《阿含經》的思想，對《華嚴經》的唯心論，確有深切的影響。」（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33-34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五、「念佛」與《阿含經》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念佛，《阿含經》中本來就有了。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的三隨念；或加念施、念天、念戒，名六念法門（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還提到六念），這是繫心思惟的念。據經律中說：佛弟子在病苦時，或於曠野孤獨無伴時，或親愛離別時，或遭受恐怖威脅時（如《佛法概論》所引）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佛即開念佛（念法念僧）法門。佛有無量功德，相好莊嚴，大慈大悲，於念佛時，即會覺得有偉大的力量來覆護他；病苦、恐怖、憂慮等痛苦，即能因而消除。觀光明圓滿自在莊嚴的佛，在人憂悲苦惱時，確是能得到安慰的。這雖為共一般宗教的，但佛法是合乎人情的，也應有此法門。」（《淨土與禪》，p58-59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六、小結——《阿含經》是一切佛法的總根源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阿含在說緣起法則是真是實之外，又說八聖道支是古仙人道，也是真實的。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123）
- →→「說到古仙人道，《阿含經》與《楞伽經》等，都曾說到。因為正法是本來如此的；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，也是**本來如此的**。過去一切佛，無不經歷此正道而得入涅槃；這不是釋迦佛所造作的，是**古佛的常道**，所以名為古道。」（《成佛之道》，p22）
- →→「在修證體驗方面說，《雜阿含》開示思惟無常法門，但也勸修空、無相、無所有三三昧。《中阿含》則在空定的漸離上，組織起**三界的體系**。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118）
- →→「**二諦**是佛法所常說的，《雜阿含》就早已有了「第一義」、「世俗」的名字。不過把它拿來廣泛的應用，似乎是始於說假部。二諦，啟示著法有常識的與特殊的兩類，這是各家一致的說法。佛法的目的，就是在常識世俗上去體認特殊的勝義。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119-120）

參、《阿含經》和《中觀論》、《瑜伽論》等之關係

六、小結——《阿含經》是一切佛法的總根源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大眾部所推重的《增一阿含》，分別說部推重的《長阿含》，已透露出大乘思想；所以從他們所編集的《雜藏》中，**孕育大乘思想**，終於有了空相應大乘經的編集出來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34-35）
- →→「法律並重，是初期佛教的精髓。緣起與空，是中期大乘的特色。**緣起與緣起性空寂，《阿含經》已有說到，而且是作為佛法的特質，菩薩道的特質的。**但由於適應當時的一般根性——著重個人解脫，所以對緣起性空的中道，僅是要約的開示，而還沒有廣博的開演出來。到了佛滅後四五百年，在大眾及分別說系的化區中，興起的大乘佛教，才使緣起性空的中道，徹底的闡發無遺。」（《佛在人間》，p107）
- →→「究竟轉依了的清淨心，和現在的雜染阿賴耶識不同。現在是虛妄分別的，與雜染相應的。到那時，轉識成智，是無分別的。圓滿的大智慧，具足種種利生妙用，一切清淨的功德都成就。清淨的功德成就，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也透露這一消息。」（《學佛三要》，p237）

慧日講堂



慧日講堂落成開光

一月二十四日慧日講堂落成開光之慶。



臺北蓮友念佛團開光



臺北報恩小築

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- 一、「四阿含」與「四悉檀」的對應關係
- 二、「四悉檀」與「佛法一切聖典」的對應關係
- 三、「阿含」與「中觀學」——推崇龍樹中觀學
- 四、從「阿含」開展出「人間佛教」思想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一、「四阿含」與「四悉檀」的對應關係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民國「三十三年下學期，在漢藏教理院講《阿含講要》。第一章「阿含經之判攝」，提出了四《阿含經》的不同宗趣，這就是龍樹「四悉檀」的依據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五冊，p19）
- →→「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，知道原始的結集，略同《雜阿含》，而《雜阿含》是修多羅，祇夜，記說等三分集成的。以四悉檀而論，「修多羅」是第一義悉檀；「祇夜」是世界悉檀；「記說」中，弟子記說是對治悉檀，如來記說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。佛法有四類理趣，真是由來久矣！這可見，《雜阿含》以第一義悉檀為主，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。進一步的辨析，那「修多羅」部分，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。所以這一判攝，是約聖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說的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29-30）
- →→「龍樹依據「四阿含經」的不同宗趣，立「四悉檀」以解說一切經義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二冊，p6）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一、「四阿含」與「四悉檀」的對應關係

- 印順法師說：「龍樹有「四悉檀」的教說，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一（大正二五·五九中）說：「有**四種悉檀**：一者，**世界悉檀**；二者，各各為人悉檀；三者，對治悉檀；四者，**第一義悉檀**。四悉檀中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，皆是實，無相違背」。「悉檀」，梵語，譯為成就、宗、理。四種悉檀，是四種宗旨，四種道理。四悉檀可以「總攝一切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藏」。龍樹四悉檀的判攝一切佛法，到底根據什麼？說破了，這只是依於「四阿含」的**四大宗旨**。以四悉檀與覺音的四論相對比，就可以明白過來。「吉祥悅意」，是「**長阿含**」，「**世界悉檀**」。如《闍尼沙經》、《大典尊經》、《大會經》、《帝釋所問經》、《阿吒囊胝經》等，是通俗的適應天神信仰（印度教）的佛法。思想上，「長含」破斥了外道，而在民眾信仰上融攝他。諸天大集，降伏惡魔；特別是《阿吒囊胝經》的「護經」，有「守護」的德用。「**破斥猶豫**」，是「**中阿含**」，「**對治悉檀**」。「中阿含」的分別抉擇以斷疑情，淨除「**二十一種結**」等，正是對治的意義。「**顯揚真義**」，是「**雜阿含**」，「**第一義悉檀**」。**《增壹阿含》的「滿足希求」**，是「**各各為人悉檀**」。適應不同的根性，使人生善得福，這是一般教化，滿足一般的希求。龍樹的四悉檀，與覺音四論的宗趣，完全相合，這一定有古老的傳承為依據的。」（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491-491）
- 「徹底的說起來，佛法的宗旨，佛法化世的方法，都不外乎這四種。每一阿含，都可以有此四宗；但就每一部的特色來分別，那就可說「長阿含」是「世界悉檀」，「增一阿含」是「為人悉檀」；「中阿含」是「對治悉檀」；「雜阿含」是「第一義悉檀」了。這一佛法的四大方針，在佛法的實際應用中，也是一樣。」（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491）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一、「四阿含」與「四悉檀」的對應關係

- →→印順法師說：「「四部阿含」的宗趣，是明白可見的。「四部阿含」的根本，是《雜阿含經》，依此四大宗趣去觀察時，應該是：「相應修多羅」是「顯了真義」；「八眾」（諸天記說·祇夜）是「吉祥悅意」；「弟子所說」是「破斥猶豫」；「如來所說」是「滿足希求」。佛法的四大宗趣，成立非常早；四部阿含就是依此而分別集成的。」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251）
- →→「「初期大乘」的神化部分，如看作《長阿含經》那樣，是「世界悉檀」、「吉祥悅意」，那大可作會心的微笑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42）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二、「四悉檀」與「佛法一切聖典」的對應關係

- →→ 「四悉檀傳來中國，天臺家多約眾生的聽聞得益說，其實是從教典文句的特性，所作客觀的判攝。依此四大宗趣，觀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，也不外乎四悉檀，如表：
- 佛法……………第一義悉檀……………顯揚真義
- ┌初期……………對治悉檀……………破斥猶豫
- 大乘佛法——┤
- └後期……………各各為人悉檀……………滿足希求
- 秘密大乘佛法……………世界悉檀……………吉祥悅意」 (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30)
- →→ 「佛法」——「根本佛教」、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的次第開展，又次第有「大乘佛法」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的流行。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，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，是：一、以『相應部』為主的「四部阿含」，是「佛法」的「第一義悉檀」。無邊的甚深法義，都從此根源而流行出來。二、「大乘佛法」初期的「大乘空相應教」，以遣除一切情執，契入無我空性為主，重在「對治悉檀」。三、「大乘佛法」後期，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（佛性）教，點出眾生心自性清淨，而為生善解脫成佛的本因，重在為人生善悉檀（心性本淨，見於『增支部』）。接著，「秘密大乘佛教」流行，「劣慧諸眾生，以癡愛自蔽，唯依於有著……為度彼等故，隨順說是法」。這是重在「世間悉檀」。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，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。在不同適應的底裏，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。佛教聖典的不斷傳出，一直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佛教聖典，不應該有真偽問題，而只是了義與不了義，方便與真實的問題⁴⁸」 (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878-879)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三、「阿含」與「中觀學」——推崇龍樹中觀學

- →→ 「西元三世紀，龍樹依性空大乘經，抉擇阿含與阿毘達磨，而撰中觀諸論。同時前後，大乘經即傾向於真常的，唯心的，有《勝鬘》、《涅槃》等經；其後又有《楞伽》等經出現。在真常唯心大乘的發達過程中，一切有系的經師，瑜伽師，承受性空的、唯心的大乘經，而撰述瑜伽唯識等論典，成為一大系。約從西元五世紀起，從真常唯心的大乘中，更流出秘密瑜伽的續部。從這發展流化的過程去了解，一切教典間的承先啟後，不同傾向，是可以明白的分別出來。」（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262）
- →→ 「龍樹學的特色，是世俗諦中唯假名，勝義諦中畢竟空，這性空唯名論，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，也是《阿含經》中的根本大義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12）
- →→ 「開發阿含的深義，就是用性空無所得的智光，顯示了真的佛教；真佛教，自然是真的聲聞乘，也就是真的菩薩乘。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42）
- →→ 「立足於《般若》性空的南方（曾來北方修學）學者龍樹，深入《阿含經》與古典「阿毘曇」，作《中論》等，發揮中道的緣起性空說。肯定的說法空是《阿含經》本義，即緣起法的深義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35-36）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三、「阿含」與「中觀學」——推崇龍樹中觀學

- →→「龍樹本著大乘的深見，抉擇《阿含經》（及「阿毘達磨論」）義，而貫通了《阿含》與《般若》等大乘經。如佛法而確有「通教」的話，『中論』可說是典型的佛法通論了！」（《空之探究》，p214）
- →→「世尊的妙法甘露——緣起（生滅），即能遮眾生妄執的斷常、一異。世尊教化的甘露味，能遮外道的情執，契合於甚深義——《阿含》即說緣起是甚深的，決非取相的學者所知。佛弟子依自己所體驗到的，窺見釋尊緣起的根本深義，與適應時代的偏執，所以廣說法空。今龍樹即總攝為八不，以彰顯佛法深義。」（《中觀今論》，p100）
- →→「《阿含經》中，如來散說緣起的不常不斷等，龍樹特地總集的說此八不。依《阿含經》，不妨除去「不生不滅」而換上「不有不無」。《阿含》的緣起論，是「外順世俗」，以生滅的正觀而遣除有無、常斷、一異、來去的。但由於某些學者的未能「內契實性」，淺見地分別名相，而不能如實正觀緣起，說生說滅，依舊落入有無的窠臼。所以深入緣起本性者，宣說不生不滅的緣起，遣除生滅——即有無的妄執，重行闡明釋迦的真義。大乘的八不緣起，吻合釋尊的深義，而從施設教相的方便說，是富有對治的新精神。」（《中觀今論》，p90-91）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四、從「阿含」開展出「人間佛教」思想

- →→ 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的「自序」中說：「立本於根本（即初期）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」！那時，我多讀「阿含」、「戒律」、「阿毘達磨」，不滿晚期之神秘欲樂，但立場是堅持大乘的（一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）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五冊，p17）
- →→ 「讀到《阿含經》與各部廣《律》，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，真實感，而不如部分大乘經，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。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五冊，p9）
- →→ 「「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。《阿含經》如此說，初期大乘經也如此說。正確的佛陀觀，是不能離卻這原則的。」（《佛在人間》，p14）
- →→ 「惟有生在人間，才能稟受佛法，體悟真理而得正覺的自在，這是《阿含經》的深義。我們如不但為了追求五欲，還有更高的理想，提高道德，發展智慧，完成自由，那就惟有在人間才有可能，所以說「人身難得」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53-54）
- →→ 「《阿含經》開示的法門，大多為自力強毅的人說。所以說：只要正見增上，即百千萬劫流轉生死，也不墮惡趣。」（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393）⁵¹

〈為印順法師「梵化之機應慎」進一解〉

- 民國31年印順法師寫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「自序」中說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
- 這五句話，可以說是印順法師研究印度佛教的「心得結晶」，對理解「印順思想」極為關鍵。
-
- 印順法師說：「佛教有諺云：『方便出下流』，吾於佛教之梵化，有同感也。嗟乎！過去之印度佛教已矣，今流行於黃族間之佛教又如何？殷鑒不遠，勿謂圓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！」
- →→佛教是理性的宗教，佛陀的覺悟與咒術沒有關係，佛陀所悟的是智慧，對真理的洞察。

肆、印順法師「阿含觀」的特色

四、從「阿含」開展出「人間佛教」思想

- →→民國「二十七年冬，梁漱溟氏來山，自述其學佛中止之機曰：「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」。吾聞而思之，深覺不特梁氏之為然，宋明理學之出佛歸儒，亦未嘗不緣此一念也。佛教之遍十方界，盡未來際，度一切有情，心量廣大，非不善也。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，任重致遠之行，而競為「三生取辦」，「一生圓證」，「即身成佛」之談，事大而急功，無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！吾心疑甚，殊不安。時治唯識學，探其源於《阿含經》，讀得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句，有所入。釋尊之為教，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，立三世而重現在，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。釋尊之本教，初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，動言十方世界，一切有情也，吾為之喜極而淚。」（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a1-a2）
- →→「什麼是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？佛弟子所應特別重視的，是一切佛法的根源，釋尊的教授教誡，**早期集成的聖典——「阿含」與「律」** [毘尼]。」（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p33）

在華雨精舍



與印海 妙峰 晴虛等法師攝於華雨精舍佛殿前



在永光精舍



永光別苑



晚年在靜思精舍



伍、結語

- 一、印順法師重視《阿含經》的原因分析
- 1、個人研讀佛教經論的體悟
- 2、對佛法判教後的抉擇
- 3、對佛教未來發展的關心

伍、結語

• 二、《阿含經》是「三乘共依」的聖典應多研習

- →→「關於佛法，我從聖龍樹的《中觀論》，得一深確的信解：佛法的如實相，無所謂大小，大乘與小乘，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。緣起中道，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，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。」（《佛法概論》，pa1）
- →→「《阿含經》以正見為先，大乘以般若（慧）為導，正見或般若，都說明了知為進入佛道的要門。」（《我之宗教觀》，p67）
- →→「佛法的現觀，與外道的不同，是正覺，在乎特重理智，是通過了理智的思擇。佛法中，在未入現觀前，必先經過多聞、尋思、伺察、簡擇種種的階段；這一切，此地總名之曰「思擇」。思擇，是純理智的觀察。在思擇中，得到一種正確的概念之後，再在誠信與意志集中之中去審諦觀察，以達到現觀。所以，佛法的方法，可說是信仰與理智的合一，一般知識與特殊體驗的合一。從現觀去體驗空性之前，必先經過分別智慧的思擇，所以阿含中說：「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」。從聞而思，從思而修，從修而證，這是佛法修行的要則，絕不容踰越躐等；踰越，就踏上了錯誤的歧途。」（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27）

寶墨法師順印

出家求法應以正見為先。尊依正見起正行。內則淨化身心。外則利濟人群。能成立和樂清淨之僧伽。正法當能久住於人間。

印順書

學佛法以正見為先。有正見能起正信正行。內以淨化身心。外以利濟人群。尤須知時知處。適應時宜。以弘法。正法乃能久住於人間。

印順書
一九九六
六廿六

伍、結語

- 三、請不要誤讀、誤解印順法師
- 印順法師自述其一生「是順應因緣的，等因緣來湊泊，順因緣而流變」，屬於被動的多。但對佛法的真義來說，他是自發的去尋求、去了解、去發現、去貫通，「在這方面的主動性，也許比那些權力煊赫者的努力，並不遜色」。
- 印順法師的思想，對於學問型的僧人或學者，比較具有吸引力，這與其著作所蘊涵的豐富又精彩的內容有關；而這也正是他常被人誤讀、誤解的原因之所在。

嘉義妙雲蘭若關房



訪香港東普陀講寺(茂峰法師)



(香港) 韋達陪訪法相學會



訪問泰國



在菲律賓信願寺弘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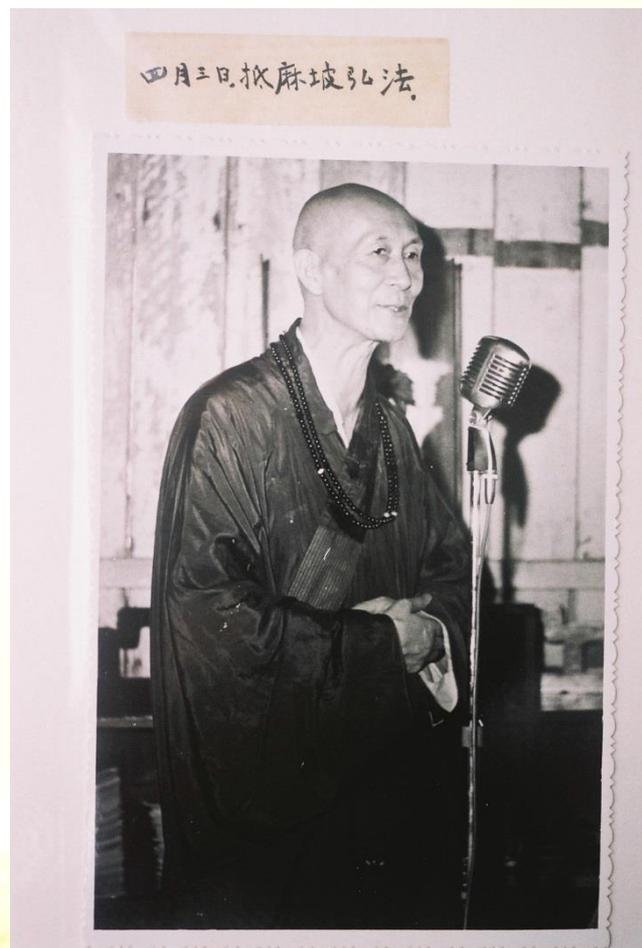
在新加坡維多利亞大會堂弘法(1969)



在新加坡女子佛學院



馬來西亞弘法(1969年)



報告完畢！

謝謝大家！

敬請賜教！

